

内含 弦音畸变 → Rice / Rice → 弦音畸变

Warn.

本作是对 d20 前面 18# 的类后日谈，故剧情都是正常走向而定，并未固定在【佣囚】上，因凡是涉及 Rice → 弦音畸变的均无插入行为，故使用【佣囚】而非【佣囚佣】，也并未对【互攻】作预警。但对于【佣囚】cp 有强烈洁癖者，不推荐观看本作 22#；对于【反抗】/【反攻】有强烈排斥心理的，不推荐观看本作 22#；对于【佣囚】cp 只能接受皮肤配套的（即【Jack x Rice】），不推荐观看本作。

含踩踢等，注意避雷

本篇写出来总体玩法不重复（除 22#）

22# 有反控内容，注意避雷

逻辑混乱+恶俗+文本极差+ooc 预警

正文：

门打开时带出的气流，惊动了黏在金属门框上的半张停止营业公示，那纸片抖了抖，最终没落下，像极了 Rice 此刻悬在喉间的那句「是我」。

弦音早就在这里候着了，仿佛是知道 Rice 要来一般。他倚着门框，睡袍松垮系着，露出锁骨上一道旧伤疤。他手里还捏着那把匕首，转动着。

「走错门了？」

Rice 的指甲陷入掌心。疼。但比起 d20 带来的痛楚，这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自己还活着，确认此刻的清醒。

「……骰子。」Rice 的声音比他自己想象的稳。「还有……三个面，没玩。」匕首停了，弦音终于抬眼，目光直直划开 Rice 的迟疑：「哦？想来解锁新成就？」

雨水从 Rice 的发梢滴落，沿着脖颈滑进衣领，带来一股冰凉。他却笑起来：「是你说的，d20 的所有面都要玩完。」

「可是……Naib 不在这，你也没把 Jack 带来呢？」——「……我……想跟你玩。」

「知道吗？」弦音轻笑，「你眼睛里现在有东西了。」

「什么？」

「和当初第一次扔出 d3 一样的……饥饿。」

Rice 回来了，但这次是主动来的。

19#

Rice 主动走到弦音面前，似乎是想先讨要一个拥抱，弦音也会意地轻轻搂住他的腰，将他抱住。「怎么？想我了？Jack 知道你出来找我吗？」

「……」

Rice 轻轻伸手扯开弦音的浴袍腰带。丝绒布料散开，露出毫无遮蔽的下体——他果然什么都没穿。

「用这个开胃。」Rice 盯着那根已经半勃的东西，「你上次说……攒了很久的浓精，我想尝尝看。」

弦音喉结滚动了一下。不是欲望，是某种更尖锐的东西——像被自己的刀鞘刺中了脊椎。他的眼神中甚至带着罕见的诧异。「学坏了啊……谁教你的？」他轻轻掐住 Rice 下巴，「Naib？还是…」拇指蹭过对方下唇，「你那个看起来最稳重的哥哥？」

Rice 不答。反而俯身靠近那根完全勃起的性器，鼻尖擦过青筋突起的表面。热气呵在敏

感处，弦音腹肌骤然绷紧。

「没人教。」Rice 抬起眼睛。「你还记得.....深喉那轮，你射在我嘴里了吗？」他伸出舌头，像尝冰淇淋尖那样舔过顶端：「我今天就想确认——」

「——是不是每次都是这个味道。」

弦音突然笑了。一种近乎欣赏的残酷在眼底炸开。「真遗憾。」他揪住 Rice 头发猛地向深处按去，「我根本没攒——每天都撸一两次。」茎体撞进喉口的瞬间，他叹息般低语：「但为你了你嘛，小 Rice.....现榨也来得及。」

还是熟悉的腥膻味，只是更咸了些。

Rice 努力吞咽，挤压着弦音的前端。精液很快射出，整个口腔都是黏糊糊的。「.....还是熟悉的味道。」

「刚刚算是开胃？Rice.....希望你接下来不会后悔敲响这里的门。」

「弦音，我如果不想继续，就会停下。」

「.....」弦音沉默了一会，随后开口：「当然可以停下，只要你亲口说出『我受不了了』这五个字，我就会停下。」

## 20#

「不过.....d20 已经被我涂黑了，如果你还想掷骰子，那就用这个。」弦音从兜里掏出一个潦草的小 d3，上面不是 1、2、3 三个数字，而是三个词语。「嗯，没错。这个 d3 上就是昨天被我涂掉的那三个面。」

嗒、嗒。

「踢蛋」。

弦音单膝抵在 Rice 腿间，虚虚蹭过裤裆：「.....确定选这个面？」——「嗯。」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他先是用手指代替鞋尖隔着裤子轻轻压睾丸：「这样。」

Rice 点点头。

「疼就叫出来。」弦音忽然用掌心整个裹住囊袋揉了揉。他脱下 Rice 裤子却没有完全褪去，让布料卡在腿根形成束缚。

第一次真正踢碰时只用脚尖轻轻顶了顶，钝痛感扩散而非尖锐刺痛。「我还记得.....你调教我的那轮最后弹了我一下。」

「有那么痛让你能记到现在？」

「那轮没掷骰子。」

「.....」

第二下弦音只是用了区区三成力，从地上往睾丸底部踢去。「.....」Rice 没说话，虽然身体已经微微颤抖起来。刚刚因为口交就已经略微硬起的性器几乎抬头。

「这还能硬？」

弦音干脆脱掉鞋子，赤脚轻轻踢了踢，像是试探，而这样的试探结束之后，便是重重的一下。弦音一脚踢上去，Rice 痛得下意识捂住睾丸，呜咽挤出来。「痛吗？」——Rice 没有回答。

「起来，别捂着，给我把阴茎老老实实挺起来，接下来第四下给我挺住。」

Rice 乖乖挺起腰，弦音用了八成力踢上去。Rice 痛到完全勃起，弦音突然蹲下与他平视：「疼哭了？」他的拇指划过 Rice 的脸颊，擦去泪痕，就着这个姿势撸动着他流水的性器。

「弦音、别这样.....别撸、踢我.....」

弦音不恼，只是站起身，用上全身的力气，连续三下下去，Rice 直接射在了弦音的腿上。

「这样就算结束。」弦音拿出久违的记号笔，涂黑了「踢蛋」。「怎么样？这个动作.....熟悉吗？」——「熟悉。熟悉得不得了。」

21#

「二十一轮？我没记错吧？」

「.....嗯，没记错。」Rice 的声音带着绝对的冷静，即使刚刚射过，但是声音还是异常的清晰，与其说是他已经破罐破摔，不如说是他眼中的那份饥饿还没有填饱。

嗒、嗒。

「镜中」。

「啊.....这个倒是有点意思。」弦音从后面环抱住 Rice，「这轮的玩法.....取决于你的睾丸还承不承受得住一次射精.....或者说，你还想不想再射一次。」

「弦音.....我好喜欢你抱着我，多抱一会，好不好？」弦音一直以为 Rice 对自己存着一些悔恨，毕竟自己侵犯了他这么多次，但是 Rice 看起来并没有怪他。他没拒绝 Rice 的请求，只是一直抱着他。

Rice 闻着弦音身上的味道，阴茎又在雄性气息的刺激下立起。「弦音.....好了。」

弦音抱着 Rice，来到屋内的一块全身镜前面，从背后紧紧搂住他：「规则.....我碰你哪里，你都要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描述出来。漏掉一处就重来，描述够详细.....我就用手帮你射。」

「.....好。」

弦音首先是对着镜子轻轻掐住 Rice 的乳头。Rice 喘息着：「你在捏我左边乳头.....变硬了.....」

「继续。」弦音另一只手滑下去揉搓他已经红肿了的睾丸。「现在.....你在揉阴囊.....有点疼、但更痒。」

随后，弦音的手指滑到后面，把手指刺进去。「插、插进来了.....两根手指.....在抠里面.....」Rice 声音发颤，但他没移开视线。他生怕错过些什么，即使镜子里他脸颊潮红，瞳孔涣散。

随后，便是插入。

这个动作 Rice 已经体验过不下五次，他当然知道弦音在干什么，甚至不需要睁眼看。弦音突然咬他肩膀：「说.....我对你做了什么？」——「你在.....操我.....从后面。」

「不对。」弦音猛地加重撞击，「是你在用我的鸡巴自慰。」

「我在.....用你的鸡巴.....自慰.....」最后几个字成了催符，Rice 腰肢剧烈颤抖着射在镜面上。精液沿着倒影中弦音的脸庞滑下。

「嗯.....都答对了.....那么，作为奖励，我还要用手帮你射呢.....」

「可是.....我射过了.....」

「不，是镜子里的你射了.....你还没射.....」弦音又握住 Rice 的性器，疯狂地前后撸动起来，不过多久 Rice 便又一次硬起，对着镜子射了出来。「这次.....才是你射的。」

弦音划掉第二个面——「镜中」。

22#

「最后一轮.....是吗？」

Rice 踉跄地走到桌边，拿起 d3 调到还没玩过的那最后一面——「榨干」。

「榨干啊.....嗯，这确实是我当时很想玩的一个面。」——「那么，这次，我们换个主角怎么样？」Rice 盯着弦音看，随后没等弦音同意便像是刚刚弦音抱他那样，从背后抱住弦音。

「既然是榨干.....那就先从精液开始吧？」

「.....！」

【精液 - 04#手淫】

弦音被 Rice 抱在怀里，勃起的性器主动蹭着 Rice 的手，可 Rice 只是轻轻地撸动着，快

慢无常，直到弦音接近边缘时，Rice 松开了手。

「弦音.....你还记得『控射』吗？」

没过多久，性器又被重新撻动起来。

「当时，你说：『控射.....是手淫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更有趣的一部分。』」——「哈啊.....唔.....」

来回几次，弦音一直被卡在射精边缘，想射也射不出，整个人还被 Rice 控制着.....不过他不想反抗，心里反倒浮现出一股欣慰。

Rice 没再控制，终于是快速撻动到底，一大股浓稠的精浆瞬间喷出，一股接着一股，浓稠得完全是积攒了许久的成果。

「榨干了？」

「.....还没。」

Rice 没手软，这次目的不是让他射的精液浓稠，而是量越多越好。

不过二十分钟，一股、又一股，终于，弦音终于是软了下去，似乎什么也射不出来了。

### 【尿液 - 16#尿道】

「弦音.....」

「嗯？我在。」

Rice 用手指勉强捅进弦音的尿道口，另一只手仍然箍住他的腰，不让他乱动。弦音也很配合，总是有痛感，但也没有过激反应，只是轻轻抽了几番。

——越往深处捅去，那股尿意越发强烈。

弦音这下知道 Rice 是为什么在有着尿道调教棒的情况下那么难受了。他也无法控制的失禁了，混着尿道里残余的精浆和前列腺液。

### 【前列腺液、肠液 - 07#潮吹】

「第七轮的时候.....你说，这叫潮吹是吗？」Rice 有样学样，也按了按弦音的会阴，掐住那几乎已经没有用的阴茎的根部，逼迫弦音吐出那最后的一点水分。

没错，只不过这次是 Rice 看着弦音潮吹了。

「很舒服吧.....？」

「哈啊.....」

### 【血液 - 22#榨干】

「榨干.....弦音哥哥，你猜还差什么？」

弦音笑了笑，「叫我『哥哥』？你不怕 Jack 吃醋？」——「别转移话题嘛，弦音。」Rice 的声音从虚弱中稍微被拉回来了一点，但是那股明显的死气沉沉还围绕在他身边。

他似乎快要晕过去，但他没有，只是用犬齿咬破了弦音的肩膀，轻轻感受着那股铁锈的味道。

伤口并不大、也不疼。

——像是仪式的最后一道。

「.....这下可以了？我已经被你榨的.....一滴都不剩了.....这些.....够了吧.....」

「规则就是规则.....」

「啊.....？」

Rice 掏出那个 20 面都被涂黑的 d20，找到弦音固定了的第一个面——「接吻」。声音在两人耳边响起——「看，只是『接吻』而已，很纯洁，对吧？」  
一吻毕。

Fin.